

由思想義理的脈絡繹析，中庸應為先秦儒者所作，又從論孟中庸易傳一脈相承，調適上遂發展的理路，中庸應是成書在孟子之後，秦漢之前之說，較為可取。中庸紹承孔孟的心性之學，挺立人的真實主體性(Real subjectivity)。孟子一路何以可與中庸、易傳一路合在一起呢？兩路原來已有默契：「根源於天命之性，而天命之性亦須從道德性了解、印證和貞定。兩路一定可以合在一起，因為孟子主張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，知其性，則知天矣。」充分實現道德的心，才可了解天的創造性，證實天之為創造真幾義。孟子亦說：「誠者，天之道也。思誠者，人之道也。至誠而不動者，未之有也。不誠，未有能動者也。」這已和中庸說誠完全相同。<sup>20</sup>

#### 四、誠體無息

至誠無息，不誠無物，由誠之修持臻而為聖賢，然後才能真知性與天道，是中庸心性論的義理真諦。人類唯有道德一智的直覺，它能與物相對成就知識，與物無對成就聖德。牟宗三云：「遍潤一切而無遺，即圓照一切而無外，一體遍潤而無外之。」<sup>21</sup> 所以，中庸的誠體不但是天道性命相貫，通幽明陰陽之隔，它還因誠體的不忍人之心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，懷抱民胞物與的胸懷。

唐君毅先生將誠體視為道德自我，此道德自我成為唐氏思想系統的核心。宇宙是由心所生，生生者不生。生德無窮盡，宇宙毀復成；

<sup>20</sup> 牟宗三，《中國哲學的特質》，頁九〇。

<sup>21</sup> 牟宗三，《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》，頁一八七。

乾坤不得裂，賴我此靈根，<sup>22</sup> 這是唐氏對道德自我的讚嘆。仁心道德自我是宇宙乾坤萬有根基，是本體界的存有，下開現象界的存有。徐復觀也說：「惟有一念之覺之間，在人的具體生命的心、性中，發掘出道德的根源，才可在現實世界中穩根。」<sup>23</sup> 中庸的心性論義理，同於孔孟下學上達，並兼及仁民愛物的成己成物之涵蓋乾坤的實踐路徑。

中庸在踐仁中體證而且體現性與天道者，茲略述如下：

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。（第一章）

此句朱子注曰：「率，循也。道，猶路也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，則其日用事物之間，莫不各有當行之路，是則所謂道也。」依朱子之意，循性是自然而便便可依道而行，不用絲毫人力之意，若是如此，便成自然主義說法，以為人的任性使氣，放縱恣肆而行，都是道，這樣道德便無從建立。<sup>24</sup> 因此，天命之謂性、率性之謂道，據朱子解釋，是形上意義的語句，是涉及一切存在而說的。如孔子的下學上達、知天命、敬畏天命，孟子的盡心知性以知天，都顯示儒家的超越感。這種超越企向與超越精神所開啓的無限向上之機，是要突破生命的有限性以取得無限的意義和價值；而其終的目標，則是與天合德、身與道一。而且，儒家所企向的生命之提升，並不採取向上攀依，一往不返的單向度的方式。儒者講天人合一是雙向度的。一方面本天道以立人道，一方面立人德以合天德。在此，有來有往，上下回應（人德與天

<sup>22</sup> 唐君毅，《人生之體驗》，頁二一七。

<sup>23</sup> 徐復觀，《中國藝術精神》，台北，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七十三年，自敘第二頁。

<sup>24</sup> 楊祖漢，《中庸義理疏解》，頁一〇六～一〇七。

道相回應)，所以是超越與內在通而為一。<sup>25</sup>

雙向度的上下回應，立人德以合天德，則由修道之謂教此句展現出來。修道即存天理去人欲，一掃私欲習氣、氣質的偏蔽，達致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，於乎不顯，文王之德之純（詩周頌維天之命）的境界。

（誠者，天之道也），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誠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！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

（第二十章）

中庸自第二十章以後，便都用誠字去發揮天人合一之道。中庸的天命不是外在的一種天的命令，而是宇宙的生機，這種生機是和人性相連的。<sup>26</sup> 誠既然是天人合一和內聖外王之道，那其實踐之道究竟如何呢？中庸裡提到兩點，就是盡性和致曲。

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盡其性，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，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，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天地參矣。（第二十一章）

## 五、盡性致曲

此與孟子「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；知其性，則知天矣。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殀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」（盡心上）一脈相承，相互輝映。

<sup>25</sup> 蔡仁厚，《孔孟荀哲學》，台北，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七十九年，頁一三九～一四〇。

<sup>26</sup> 吳怡，《中庸誠的哲學》，頁五一。